

本

經

疏

證

本經疏證第七卷

目錄

麻黃

通草

芍藥

瞿麥

百合

知母

貝母

黃芩

紫菀

款冬花

敗醬

紫蘆

石韋

白薇

艾

本經疏證

卷七

目録

本經疏證第七卷

武進鄒澍學

中品草十五味

麻黃味苦溫微溫無毒主中風傷寒頭痛溫瘧發表出汗去邪熱氣止欬逆上氣除寒熱破癥堅積聚五臟邪氣緩急風脅痛字乳餘疾止好唾通腠理疎傷寒頭痛解肌洩邪惡氣消赤黑班毒不可多服令人虛一名卑相一名龍沙一名卑鹽生晉地及河東立秋採莖陰乾令青厚朴爲之使惡辛夷石韋麻黃春生苗至五月長及一尺稍上有黃花結實如百合瓣而小又似皂莢子味甜外皮紅裏仁黑根皮

黃赤色長者近尺餘

經圖

麻黃之實中黑外赤其莖宛似脈絡骨節中央赤外黃白實者先天莖者後天先天者物之性其義爲由腎及心後天者物之用其義爲由心及脾肺由腎及心所謂腎主五液入心爲汗也由心及脾肺所以分布心陽外至骨節肌肉皮毛使其間畱滯無不傾囊出也故栽此物之地冬不積雪爲其能伸陽氣於至陰中不爲盛寒所凝耳夫與天之寒聲相應氣相求者於地爲水於人身爲精血津液故天寒則地中之水皆凝爲冰而不流人身亦然精被寒凝則陽氣沸騰鼓蕩於外爲傷寒溫瘧邪熱在表而無汗津液被

寒則其質凝聚爲水而其中之氣奔迸上迫爲欬逆
上氣血被寒則脈絡不通爲癥堅積聚麻黃氣味輕
清能徹上徹下徹內徹外故在裏則使精血津液流
通在表則使骨節肌肉毛竅不閉在上則欬逆頭痛
皆除在下則癥堅積聚悉破也

昔人泥於傷寒脈法篇脈浮而緊一節遂謂寒必傷
營風僅中衛附以傷寒無汗中風汗出二語以爲麻
黃桂枝二湯方柄至大小青龍二湯則旣不可隸之
寒傷營又不容隸之風傷衛遂別立風寒兩傷營衛
一門以爲鼎峙殊不知風則傷衛寒則傷營仲景之
言也風寒兩傷營衛非仲景之言也夫寒非風何以

能及人之身風非寒何以能中人之衛是風與寒寒與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柯韻伯曰太陽中風衄浮緊不汗出而煩躁陽明中風衄弦浮大不得汗合而觀之不得以無汗爲非中風矣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衄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而未嘗言無汗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不冠以傷寒亦不言惡寒又傷寒衄浮自汗出微惡寒合而觀之不得以有汗爲非傷寒矣今人但據桂枝證之自汗不究傷寒亦有自汗者但以麻黃證之無汗不究中風最多無汗者謂傷寒衄浮緊中風衄浮緩不知傷寒亦

有浮緩中風亦有浮緊者仲景之論變動不居後人偏爲分疆畫界致使執滯難通傷寒中風之說拘則麻黃桂枝之用混何如無汗不得用桂枝有汗不得用麻黃直捷了當也善夫劉潛江之論麻黃桂枝二湯也曰麻黃旣以主氣名然寒傷營者用之營則屬血也桂枝旣以主血名然風傷衛者用之衛則屬氣也營在脈中傷之則邪入深是豈止營病且并衛病矣故麻黃湯驅營中之邪使之發越自衛而出衛在脈外傷之則邪入猶淺然風邪干陽陽氣不固必由衛不與營和斯汗出耳故桂枝湯散表外之邪引衛氣與營氣諧和雖然麻黃何以能由營通衛本經謂

麻黃苦溫夫苦爲在地之陰是發於陰出於陽矣猶助以杏仁之疏衛乃能遂其由陰達陽之用桂枝何以能由衛和營本經謂桂辛熱夫辛爲在天之陽是發於陽入於陰矣且助以白芍之通營乃能遂其由陽和陰之用蓋風寒旣傷於外營衛本皆乖戾特傷之重者無汗無汗則以麻黃從陰中達陽營氣乃通傷之輕者有汗有汗則以桂枝從陽中召陰衛氣乃和謂桂枝不入營麻黃不由衛可乎夫寒著人則水氣鬱水氣鬱則由衛及營其害有不僅至營而止者非如麻黃之氣味輕揚出入無間能使在地之水不凝出地之陽亦不壅者何以使血脈利營氣通耶是

營衛之義不可不明麻黃桂枝之用斷不必泥於在營在衛脈法篇所謂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者不爲虛設矣

或謂麻黃治外寒固矣然必謂外寒與身中水氣相應爲病則不有佐使用寒藥者乎曰凡用麻黃以寒藥爲佐使者大青龍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越婢湯古今錄驗續命湯文蛤湯皆用石膏麻黃升麻湯用知母石膏黃芩桂枝芍藥知母湯用知母千金三黃湯用黃芩然大青龍湯古今錄驗續命湯千金三黃湯治風寒越婢湯治風水文蛤湯治水氣桂枝芍

藥知母湯治風溼仍係外寒水氣交關爲害惟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麻黃升麻湯外寒未盡裏已化熱絕不與水氣相干但一則曰汗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一則曰大下後手足厥冷咽喉不利吐膿血洩利不止則皆已服他藥夫已服他藥何以知其發病時不係外寒與身中水氣爲病耶且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冠以不可更行桂枝湯麻黃升麻湯冠以傷寒則其始爲外寒無疑矣而服藥後旣已變證仍不離平傷寒中風此最當著眼者也

有汗不得用麻黃斯言信矣然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越婢湯二證皆有汗出汗出更用麻黃獨不畏其

亡陽耶雖然汗多亡陽爲佐使用溫藥者言耳夫寒邪外著熱氣騰沸原因身中陰氣痹阻不與陽交故麻黃青龍等湯義在使陰交於陽陽氣旣和遂和於外著之陰寒爲汗設服之過劑則陽纔外洩陰卽內爭此汗多亡陽之謂矣茲二證者旣已有汗陽猶甚盛不與陰和故或逼陰於外爲汗或逐陰於上爲喘或陽鬱不宜爲風水或阻氣於上爲肺脹故曰汗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曰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曰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

之曰千金用越婢加朮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洩厲風氣下焦腳弱可見皆陰與陽爭不能勝陽陽結聚而陰散漫陽上薄而陰不下輸如是而不用麻黃發其陽陽終不能布不用石膏洩陽通陰陰終不能歸故兩方者非特用麻黃且多用麻黃杏仁甘草石膏且倍用焉越婢湯然終以陰陽不能相交刻刻慮其陰勝陽負故越婢湯下云惡風者加附子一枚其中仍有生薑三兩可見雖發其陽洩其陽仍不忘夫亡陽矣

然則大青龍湯用石膏倍麻黃義莫比於此否曰大青龍湯與越婢湯對待固可以知表氣疎密與小青

龍湯對待尤可以知裏氣虛實夫麻黃由表實而用麻黃彌重者表彌實用麻黃至六兩已矣乃大青龍之不汗出與越婢之續自汗出固可同日而語與夫皮毛者肺之合肺主衛衛者一身極外之捍衛也故表氣實者不聚於營衛皮毛卽聚於肺心者覆於肺下表邪旣聚於肺心氣無從發舒故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主之如盛寒之邪聚於皮毛營衛雖至一身悉腫在內之心氣猶可發舒故無大熱續自汗出者越婢湯主之聚於上則欲其通於營衛爲汗外洩耳若在營衛皮毛爲腫則不必桂枝之通毋庸杏仁之降此大青龍越婢之殊也若小青龍寒水之化

聚於中與大青龍之聚於上又適相對照蓋聚於上
能束縛胃中之陽爲內熱聚于中則侵損胃中之陽
爲內寒內熱則煩躁內寒則喘欬嘔噦煩躁故佐以
石膏內寒故佐以細辛乾薑然熱比於實寒比於虛
實者治宜急急者倍麻黃不急恐石膏增寒于內虛
者治宜緩緩者半麻黃不緩恐麻黃細辛亡陽於外
此又小青龍大青龍所攸分也

中風見寒衄傷寒見風衄此之謂風寒兩傷營衛主
持是說者非一人柯韻伯尤在涇非之今之說又與
柯氏尤氏所說者異不合大青龍兩條比類而疏通
之則是說終爲無據矣大青龍扼要爲寒水之化聚

於上寒水之化有風甚於寒者有寒甚于風者風性
急疾故脈緊急絞轉寒性凝重故脈宛轉不暢風甚
者內侵亦甚則不汗出而煩躁寒甚者障蔽亦甚則
身不疼而但重充其類風甚者能內爲實熱寒甚者
能外爲腫脹其源同則其治亦同而其趨向少有不
同則其變必不能同故急治之急治之故用麻黃至
六兩也柯氏之說善矣然於下條必增入發熱惡寒
無汗煩躁句其理始可通尤氏之說亦甚當然但疏
加石膏不及倍麻黃於大青龍意義終未爲熨帖今
之說又遺卻無少陰證句亦未爲全璧也夫少陰證
非他煩躁是也煩躁非少陰證也傷寒一日太陽受

之脈若靜者爲不傳。煩欲吐若煩躁，脈數急者爲傳。是煩躁爲太陽證矣。夫曰煩躁爲傳，煩躁乃多見於少陰篇，是以知煩躁者實太陽少陰兩經接界證也。是上下兩條者皆鍼鋒相對，無少滲漏。上條冠以太陽中風，乃脈浮緊發熱惡寒不汗出而煩躁，則與太陽中風應服桂枝湯者異。下條冠以傷寒乃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且乍有輕時，又與太陽傷寒應用麻黃湯者異。惟其病屬麻黃證，見桂枝病屬桂枝證，見麻黃斯合兩方爲一方矣。中風證不應煩躁而煩躁，是風性善生熱，亟亟乎將入少陰，故不得不以石膏從陰通陽，從陽引陰，截於中道，使從太陽解，然不倍麻

黃則散發無力恐陰既通陽陽隨陰化熱證未已寒證復起是適以害之也傷寒證應煩躁而不煩躁是寒性善凝聚故身重而將入太陰不得不倍麻黃以發其凝聚然不加石膏則陰無所守恐陽邪散陰亦隨之以竭是適以殺之矣觀乎金匱要畧之論飲曰飲水流行歸於四肢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曰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亦可思身重之所以矣

麻黃非特治表也凡裏病可使從表分消者皆用之如小續命湯葛根湯之治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之治寒麻黃加朮湯麻黃杏仁薏苡甘

草湯之治溼麻黃連軹赤小豆湯麻黃醇酒湯之治
黃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
一湯牡蠣湯之治寒熱則猶有表證有表證者用麻
黃本經所謂發汗去邪熱除寒熱也若烏頭湯之治
風射千麻黃湯厚朴麻黃湯之治欬甘草麻黃湯文
蛤湯之治水則無表證矣無表證而用麻黃則本經
所謂止欬逆上氣破癥堅積聚者然所謂從表分消
者謂何曰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曰欬而脈浮是病
聚於肺肺者皮毛之合從皮毛而洩之所以分消肺
病也曰裏水曰吐後渴欲得水脈緊頭痛是病仍在
上及皮毛與風寒不殊矣惟心下悸一證絕不見可

用麻黃蹤跡主以半夏麻黃凡其義最爲難釋蓋悸者水飲侵心心氣餒縮固應半夏之治飲然用麻黃通心不用桂枝者則以桂枝僅能通血脈不能發舒心陽然究病輕藥峻不宜急治故止服如小豆者三凡日三服以漸去之於此見用麻黃仍欲使之和緩有如此者

凡用麻黃發汗治欬逆皆可知其治肺矣治心者除半夏麻黃凡外猶有可證者乎然傷寒金匱除此卻無明文而在千金外臺者可攷也千金治心熱滿煩悶驚恐安心散調心洩熱治心脈厥大寸口小腸熱齒齲啞痛麻黃湯

卷十三

外臺刪繁療心勞實熱好笑

無度自喜四肢煩熱止煩下氣麻黃湯刪繁療衄極

熱傷風損衄爲心風心風狀多汗無滋潤消虛熱極

止汗麻黃湯

卷十六

范汪療心腹積聚寒中疝痛又心

胃滿脅下急繞臍痛通命凡

卷十二

皆以麻黃爲君則

麻黃之通心陽散煩滿可見矣然則在腎獨無用麻

黃者乎是亦有之金匱曰病歷節不得屈伸疼痛烏

頭湯主之千金有治腎勞熱陰囊生瘡麻黃根粉方

又有治精極五臟六腑俱損傷虛熱徧身煩疼骨中

痠痛煩悶方

卷十九

外臺有刪繁療勞熱四肢腫急少

腹滿痛顏色黑黃關格不通鼈甲湯

卷十六

皆有麻黃

則麻黃之於腎蓋治氣閉精凝虛熱內作之證矣且

過者功之對也用麻黃而過在肺則有厥逆筋惕肉
瞤在心則有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在腎則有
臍下悸循其過而稽其功則前所謂麻黃下能通腎
氣而上能發心液爲汗及除肺家欬逆上氣者爲不
虛矣

本經謂麻黃除寒熱仲景亦有用麻黃治寒熱之方
而治寒熱主劑實爲芷胡是則芷胡所治寒熱與麻
黃所治寒熱當必有別矣傷寒論曰太陽病八九日
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脈微而
惡寒面有熱色身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曰服桂枝
湯後形如瘧日再發者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曰太陽

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夫芫胡所主之寒熱曰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則與麻黃所主之寒熱一日二三度發日再發者有別矣且此則曰惡寒小芫胡證則曰外有微熱可見寒熱彼此皆有休時惟芫胡證則不惡寒但有微熱麻黃證則無熱而但惡寒知此則兩證之異昭昭然無可疑矣

通草味辛甘平無毒主去惡蟲除脾胃寒熱通利九竅血脈關節令人不忘療脾疸常欲眠心煩噦出音聲療耳聾散癰腫諸結不消及金瘡惡瘡鼠癭踠折鼈鼻息肉墮胎去三蟲**一名附支**一名丁翁生石城山谷及山

陽正月採枝陰乾

木通蔓生莖幹大者至徑三寸莖有細孔兩頭皆通
含一頭吹則氣出彼頭每節有二三枝枝頭有五葉
頗類石韋又似芍藥二葉相對夏秋開紫花亦有白
花者結實如小木瓜長三四寸核黑瓢白食之甘美
其莖亦有紫白二色紫者皮厚味辛白者皮薄味淡
實一物也

參唐本圖
經綱曰

張隱庵曰防己木通皆屬空通蔓草防己取用在下
之根則其性自下而上從內而外木通取用在上之
莖則其性自上而下自外而內此根升稍降一定不
易之理後人用之利小便須知小便之利亦必上而

後下外而後內也

劉潛江云木通之用世類知其通水道本經所載主治一若悉主於血無與乎水者殊不知決氣篇曰中焦受氣是爲血則水乃血之母血乃水之精源同派別者也且本經所載木通主治覈之素問靈樞如所謂九竅爲水注之氣者脈爲血之府者營爲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者經脈所以行血氣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竝未嘗水血分言然則踞其源治水卽能治血治血卽能治水矣矧又言津液已行營衛大通糟粕以次傳下一若水穀人胃已後苟津液未行營衛未通其糟粕不能下

者蓋胃中水穀之精氣上注於肺肺泌其清中之清者歸於心以生血脈營一身泌其清中之濁者仍歸於胃以輸降於小腸膀胱試取本經首言除脾胃寒熱次及通利九竅血脈關節則知木通於脾胃之交眞能爲之承接疏濬使其氣化通血化利者卽其莖小孔中通兩頭貫徹不有合於主脈之心化血之包絡乎不又有合於自胃而小腸自小腸而膀胱絕無阻隔乎誠使氣化通血化利清者升濁者降則在上之竅自無礙神明之游行在下之竅自能濟糟粕之輸瀉則所謂通利九竅血脈關節者與通利水道又豈有別耶是本經舉其全後世祇得其一節耳抑後

人多謂木通瀉小腸者何居夫心主血脈而合小腸
小腸者心藏傳化之腑也故先哲有云小腸通利則
胃膈血散臆中血聚則小腸壅滯是則血脈通利卽
其通利小腸之本小腸通利正其通利血脈之功也
以是細參之但在下則陽生陰中在上則陰生陽中
其機無二上而火中之水在小腸者旣和而能化則
在下水中之火屬膀胱者亦應之而能化其機亦無
二也但不可謂其專司小腸無與於膀胱又不可謂
其旣入小腸又入膀胱也特病因於膀胱者不得專
主此耳

然則仲景當歸四逆湯之用木通也爲利水道設乎

爲通血脈設乎蓋古人之用藥也宜於此不宜於彼者勿用與他物不相和洽者勿用功不兩就者勿用夫惟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豈無陰邪水飲阻隔陽氣而然且非水與寒勾不用細辛卽桂枝亦導飲下氣之物其與茯苓澤瀉同用者不僅一處也特化氣化血各有攸分手足厥寒脈細欲絕氣息之微極矣斯時苟助陽壯氣用附子乾薑等劑原不妨廁茯苓澤瀉薦於其間使生者生化者化乃推其源不由氣之不煦而由血之不濡則當歸四逆湯者旣不能助陽壯氣反用茯苓澤瀉以化其氣爲水而通利焉可不謂重虛其虛乎是茯苓澤瀉於此雖宜於通利不宜於

氣息之微與細辛桂枝治不與當歸芍藥治昭昭然
矣然則通脈之物不有人薺麥門冬乎夫惟血脈之
行固以氣亦有血不澤而氣不行者故古人於經脈
流通每比之風與水用乾薑附子以振陽猶之熱盛
而風生也用當歸芍藥桂枝以生脈猶之決渠以通
道也人薺之通脈爲鼓其橐籥無論已麥門冬之通
脈雖亦比於滑澤水道然究協於土之焦枯而不通
終未洽乎源之不濬而不達故濬血之源非理心之
用不可欲通心之用於十二經十五絡非直探中焦
受氣取汁變化而赤之本不可欲探其本舍本通其
誰哉且人薺麥門冬能使其流不能分其派也能使

其來不能竟其委也則所謂功克兩就者其又舍木通而奚屬耶

芍藥味苦酸平微寒有小毒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去水氣利膀胱大小腸消癰腫時行寒熱中惡腹痛腰痛一名白朮一名餘容一名犁食一名解倉一名鉞生中岳川谷及邱陵二月八月採根暴乾須凡爲使惡石斛芒硝畏硝石蟹甲小薊反藜蘆

芍藥十月生芽正月乃長出土色紅漸大漸轉而青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二二尺夏初開花其色不一結子入藥用根

參圖經綱目

芍藥十月生芽三月放花破陰寒凝洩而出乘陽氣全盛而榮故能破陰凝布陽和蓋陰氣結則陽不能入陰結破則陽氣布焉是布陽和之功又因破陰凝而成也特其味苦酸苦者能降不能開故凡陰洩之結于上非開無以致其力者忌之酸則能破能收故凡陰結既破不欲其大泄降者宜之此則所宜分別者也統計兩書用芍藥者六十四方其功在合桂枝以破營分之結合甘草以破腸胃之結合附子以破下焦之結其餘合利水藥則利水合通瘀藥則通瘀其體陰則既破而又有容納之善其用陽則能布而無燥烈之虞雖必合他藥始能成其功實有非他藥

所能兼者世之人徒知其能收而不知其收實破而不泄之功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張子正蒙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是故營陰結于內衛陽不得入則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營與衛周旋不舍則鼻鳴乾嘔營與衛相持而終不相舍則汗出矣與桂枝湯芍藥桂枝一破陰一通陽且佐以生薑解其周旋不舍之維使以甘棗緩其相持之勢得微似有汗諸證遂止此實和營布陽之功斷斷非酸收止汗之謂也蓋用陽藥以

破陰結則有便厥咽乾腳攣急之患徒通陽氣不破陰結則有汗多亡陽之甌茲則芍藥之功能非他所克代矣

芍藥之任莫重於小建中湯其所治若煩若悸若裏急若腹滿痛爲陰氣結無疑惟其治黃則有不可解者蓋小便自利卽不能發黃仲景固言之矣今云小便自利何以得成黃耶用小建中夫是以知芍藥能入脾開結也胃能納受膀胱能輸泄水穀之道一若無恙乃病於黃則獨爲脾病矣黃者水穀之精鬱於中而變見於外也小便不利爲黃是水穀之氣皆不化水穀之氣皆不化是陰陽互結陰陽互結者其不

得用芍藥審矣今小便自利而爲黃是水氣化穀氣
不化水氣化而穀氣不化是陰結而陽不布食入於
陰不長氣於陽與溼熱成黃蓋有虛實之判矣夫如
是焉得不用建中焉得不重芍藥抑非特此也虛勞
篇之衄失精四肢痠疼咽乾口燥似皆桂枝芍藥所
宜而不知皆由陰氣結陽不得入故浮游四射耳陰
氣開陽氣入則浮火歸元矣非芍藥之功哉仲景於
是篇著一小建中湯證於虛勞篇著一大黃廔蟲丸
證可見實證中有虛虛證中有實學者最宜體察也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胃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本
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桂枝加芍藥湯

主之同一滿也而芍藥有去取之殊何哉芍藥之用
在痛不在滿亦以滿爲陽痛爲陰耳夫然故建中芍
藥最重當歸芍藥散尤重職是故也且皮有分部脈
有經紀焉得上下無別乎胃中者陽之府天氣主之
腹中者陰之府地氣主之結于上者多屬陽結於下
者多屬陰譬之腸胃中燥結則用承氣心下燥結則
用陷胃承氣用硝黃陷胃亦用硝黃然必兼蠲飲如
遂葶藶之類故腹中滿痛多用芍藥如腹滿篇中大柴胡湯抵當烏頭桂枝等
湯是也心下滿痛則在所不用如胃痹篇之桂枝生薑枳實湯烏頭赤石脂丸
九痛凡等是也宜忌之旨概可見矣抑滿者氣之盛也陽氣
盛於陽位則滿陰氣盛於陰位亦滿其見於內者有

上下之分陽盛則衄促陰盛則衄弦澀據部位按衄象別痛否則芍藥當用不當用豈不瞭如指掌哉

小柴胡湯通衄四逆湯防己黃芪湯皆以腹痛加芍藥前言不爲謬矣桂枝加芍藥湯脾約麻仁凡則似用芍藥爲下藥者蓋因陰結而地道不行得此即可通降故也乃眞武湯則以下利去之甘遂半夏湯則以下利用之何哉夫用芍藥以開結爾甘遂半夏湯證曰衄伏其人利反快利而能快畱飲欲去何必更用芍藥甘遂唯心下續堅滿則開結行水在所必須矣眞武湯何獨不然旣利而水氣行腹痛止則不必用芍藥若利而腹痛不止則芍藥尙在必用此可意

會而得者也大陰篇云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
大黃芍藥者宜減之夫不曰不可用而曰宜減之則
因陰結而腹痛因腹痛而下利不得不用芍藥者在
此潔古製芍藥湯治利爲有所本矣

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
蠣湯主之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
逆湯主之二證迥乎不同二湯相異僅芍藥一味其
同其異必能別之而後芍藥之用可著也夫失精家
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爲清穀亡
血失精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
解必圜血名爲火邪其同亡血也其異少腹弦急也

亡血之因甚多此則陰不交陽陽氣四射逼血外出
急變則亡陽緩變則勞瘵治此之法當審其陰何以
不與陽交若少腹弦急則陰結也其不由陰結者必
因驚怖陽氣上出陰氣下流也陰氣下流復用芍藥
是爲更虛其虛必至陰氣亦溢追逐陽氣陽氣無所
駐足拔隊外亡不爲牡蠣龍骨而收不爲桂枝生薑
而通不爲甘草大棗而緩矣其由陰結者則以陽不
得入也若用芍藥陰結既破陽氣遂布陰陽和調氣
日生而血自益諸證遂不作矣夫豈非一味之攸繫
耶

天道下濟而光明是故陽欲其下地道卑而上行是

故陰欲其升陽不下濟則旁出四射陰不上行則堅凝寒洄然有陽不交陰者有陰不交陽者陽不交陰陰遂寒洄法當引陽就陰四逆吳茱萸等證是也陰不交陽陽遂旁出法當破陰布陽附子真武等證是也是於用芍藥不用芍藥可以窺其際焉不用芍藥者由陽氣自離窟宅可無論矣用芍藥者又有水與寒之分水性流動故激射四出寒性堅凝故定止不移動故或欬或利或嘔則應之以生薑使追逐四出之邪不動故身體疼手足寒骨節痛則應之以人蔞使居中而禦侮白朮附子之溫燥以布陽光消陰翳茯苓之通利以開其出路而賴芍藥開通凝結則同

蓋陰不開陽不入反足以助泄越者有之矣詎非此一味爲之樞機耶

芍藥能開陰結溼痺之骨節疼煩掣痛水氣之聚水成病獨非陰結耶皆不用何也蓋芍藥外能開營分之結不能解筋骨間結內能開下焦肝脾腎之結不能開上焦心肺之結也何以故夫外而營分內而肝脾腎皆血所常流行宿止者也芍藥璀璨之色馥郁之氣與血中之氣相宜不與水穀之氣爲伍則能治血分之陰氣結不能治霧露水穀之陰氣結故溼痺水氣雖爲陰結非芍藥所能開也然則血瘀豈非陰結之尤者而有用有不用其義何居蓋芍藥能治血

之定不能治血之動

桂枝龍骨牡蠣湯桂枝救逆湯柏葉湯黃土湯赤小豆當歸散

瀉心湯旋覆花湯雖為血分之病乃因陽氣逼逐而然不開陰結故不用能治血中氣結

不能治血結

桃仁承氣湯抵當湯凡下瘀血湯大黃甘遂湯礬石凡紅藍花酒等證皆為血

結非血中之氣結故不用辨此之法氣主煦之血主濡之不濡為

血病不煦為氣病是以芍藥所主之血證多拘急腹

痛也

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

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也夫芍藥豈大黃之儔歟殊

不知芍藥開陰結大黃開陽結品物迥殊開胃和中

則同故以相提並論耳曰若胃氣不和識語者少與

調胃承氣湯曰以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是視大黃

不甚重也曰若厥愈足溫者重與芍藥甘草湯曰防
己黃芪湯證胃中不和者加芍藥是視芍藥不爲輕
矣曰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其寒
熱虛實之機用大黃芍藥之義不昭昭然若發蒙乎
然則芍藥甘草附子湯芍藥附子孰爲主蓋兩物功
齊力侔者也芍藥甘草得桂枝湯之半盡太陽未盡
之風邪附子芍藥得真武湯之半抑少陰方興之水
氣太陽病熱邪未除將合少陽者於芍藥甘草湯中
加黃芩寒熱未除將入少陰者於芍藥甘草湯中加
附子以此言之則發縱指示者芍藥其附子黃芩不

過追逐得獸之力耳

瞿麥味苦辛寒無毒主關格諸癰結小便不通出刺決

癰腫明目去翳破胎墮子下閉血養腎氣逐膀胱邪逆

止霍亂長毛髮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生泰

山川谷立秋採實陰乾

葦草牡丹爲之使惡蠅蛸

瞿麥苗高一尺葉尖小青色似地膚葉又似初生竹

葉莖纖細有節稍間開花大如錢紅紫粉白數色根

紫黑色形如細蔓菁子頗似麥用其莖殼

參圖經綱目

凡花色斑斕味苦氣寒者大都爲火化瞿麥花開午

月又適得火令之正但用其莖殼不用其實是宜治

火腑之病矣乃其實凡至乾燥則迸出不畱故物之

不當畱者皆能決而去之小腸多血爲泌別水穀之
腑其所存畱不過蓄血與宿水耳此本經主治所以
首關格諸癰結小便不通而以破胎墮子下閉血爲
殿也肉中之刺及癰腫目中之瞖皆非所宜畱者遇
此能不奔迫悉去耶至別錄膀胱邪逆霍亂仍是宿
水停畱爲害至養腎氣長毛髮兩語則別有意義蓋
無宿水攪混則腎水清靜腎水清靜則精氣充強古
人謂鬚下生屬水眉橫生屬木髮上生屬火瞿麥本
從火化而花色燦爛是亦同氣相求之意耳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脈浮發熱
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小便不利有水

氣其人若渴枯樓瞿麥凡主之夫均用利水則皆有
水氣可知且同爲小便不利而渴其用藥殊異乃爾
何也然此固有傷寒雜證之分亦卽此可見豬苓澤
瀉能治動而不化之水瞿麥則能治停而不行之水
矣夫五苓散證其上有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
乾煩躁不得眠之源可見係胃乾求助於水水不行
而爲患病自寒來仍不能離辛甘發散之旨豬苓湯
證其上有陽明病衄浮緊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
身重之源可見亦係胃熱飲水而停特以陽明屬燥
金不比太陽寒水之化故辛甘不用改參入鹹味湧
洩以除熱也枯樓瞿麥凡證固係水停爲患特其方

下注云以腹中溫爲知又可見其爲本寒標熱矣本寒標熱用辛甘則嫌於助熱用鹹湧又嫌其助寒故別出清上溫下之法以瞿麥茯苓二味挾作病之由此固難與前兩證並言者也以是知水之動而不定者非瞿麥所能治矣

百合味甘平無毒主邪氣腹脹心痛利大小便補中益氣除浮腫臃脹痞滿寒熱通身疼痛及乳難喉痹止涕淚一名重箱一名磨羅一名中逢花一名强瞿生荊州川谷二月八月採根暴乾

百合根如大匙色白數十百片相裹以其瓣種之三月生苗高二三尺一莖直上四向生葉似短竹葉色

青近莖處微紫至四五月莖端開白花長五寸六出
垂紅葢結實似馬兜鈴此有數種惟白花者入藥

參圖

經綱
目

於邪氣腹脹心痛之候能利其大小便以愈之似爲
通利之物矣何以復能補中益氣耶不知惟於通利
中能補中益氣方足爲百合而其用可明也夫百合
之根味甘色白是土金合德也其葉四指其花六出
是金水相生也花葉者凡物發舒之氣根莖者凡物
復命之源今發舒者四指六出而外射復命者十百
相攢而內抱故曰百合百者推數之極也小便者化
於肺而出於膀胱金水之相接也大便秘者化於胃而

出於大腸土金之相接也設使陽不化陰大小便不利焉其治固無與於百合矣若陰不濟陽雖化而不能出則舍百合其誰與歸然須審定其滴滴歸源之故未可謂大小便不利凡緣陰不濟陽者皆可用百合也且大便不通則氣阻於下而腹脹小便不通則飲停於上而心痛者比比也豈遂盡可以百合治之乎雖然大腸燥熱大便不通則小便必利膀胱不化小便不利則大便必澀故夫大小便俱不通旣腹脹復心痛者方得爲土不生金金不化水於是而百合遂爲確然不可易之物矣引土氣以就金導金氣而下注茯苓豬苓澤瀉之功偉矣而無與於大便土鬱

奪之金鬱洩之大黃芒硝枳實厚朴之能事盡矣而無與於小便若大戟芫花甘遂葶能大小便俱通矣而不能補中益氣能補中益氣復大小便俱通吾知無與百合竝者矣何則根莖其體也花葉其用也其用外出其體內抱以是知其所通利者邪氣而正氣仍不失內顧也雖然吾猶有說焉凡通降之物直行者多此則橫行何也蓋其葉四指而不昂其花六出而下垂其根千百相攢而橫疊善夫經脈別論之論小便曰水精四布五經竝行是知水氣自肺抵膀胱元非一綫直行者也

然則百合病治法輾轉不離百合論中不言有邪氣

何耶夫此固不待言有邪而可喻者也傷寒論凡言
太陽病吐之後下之後發汗後則甚多未有吐之後
下之後發汗後更加一者字之例曰吐之後者下之
後者發汗後者可見其病發於汗吐下後矣倘不有
邪何以施汗吐下耶玩百合知母湯可以見汗則傷
氣邪搏於氣分爲消渴熱中也玩百合代赭湯可以
見下則傷血邪搏於血分爲血衄中熱也玩百合雞
子湯可以見吐則傷上邪擾於心爲煩懊不寐也玩
百合地黃湯可以見不經吐下發汗則係百衄一宗
悉致其病無氣血上下之偏矣所謂百衄一宗者何
平人氣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其

動應衣爲衄宗氣是最近於心乃著邪焉是以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得臥欲行不得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皆心中輾轉不適之狀口苦小便數身形如和其衄微數皆心中熱鬱氣惋之徵以此例之邪氣腹滿心痛蓋有若合符節者而治法始終不外百合則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爲邪擾則不責將之謀慮不審卽責相之治節不行今邪阻於上而不下行爲肺之不主肅降無能遁矣故欲徵其愈期亟宜驗其小便凡溺時必肺氣下導小便乃出今氣挂於頭卽欲下行上先有故則肺形之軒舉不垂氣之支結不降亦

又何疑乃頭中之不適復分三等其最甚者至氣上
挂而爲痛其次則不痛而淅淅然又其次則因小便
通而快然卽此驗其軒舉支結之淺深微甚旣瞭然
如指掌矣况合之以百合地黃湯下云大便當如漆
百合滑石散下云微利者止服熱則除則百合之能
利大小便又豈有殊於本經之旨哉要之百合病之
邪是餘邪以其多在發汗吐下後也百合所治之邪
是虛邪以其利大小便仍不失返顧根本也百合之
性從橫行而下行以其形也百合之用能使痰涎別
於津液以其漬之則白沫自出也卽別錄所謂除浮
腫臃脹痞滿寒熱通身疼痛乳難喉痹何莫非邪阻

肺氣能橫不能下止涕淚又莫非津液能上不能下
耶百合之能事盡矣

知母味苦寒無毒主消渴熱中除邪氣肢體浮腫下水

補不足益氣療傷寒久瘡煩熱脅下邪氣膈中惡及風

汗內疸多服令人洩一名蜺岐音母一名連母一名野蓼

一名地瀼一名水瀼一名水潏一名貨母一名蜺音匙

提母一名女雷一名女理一名兒草一名鹿列一名韭

逢一名兒踵一名東根一名水須一名沈燔一名薺杜舍

切臣禹錫等謹按唐本一名昌文生河內川谷二月八日採根暴乾

知母形如菖蒲而柔潤葉至難死掘出隨生四月開

青花如韭花八月結實參隱居圖經

陶隱居云知母形似萵蒲根白色葉至難死掘出隨生須枯燥乃已則其具金之色秉至陰之性與土極相浹者惟其具金質而與土浹故陰氣有餘遂能生水此其入肺腎胃二藏一府爲不可易矣劉潛江云味甘而苦苦復兼辛雖苦居其勝然以甘始以辛終且其四月花則氣暢於火八月實則氣孕於金是不謂其入肺胃氣分不可也予按主消渴此其入肺也熱中此其入胃也夫然故陽明火刑太陰大熱煩渴者在所必需第消渴之病小便少者古人謂之消渴小便多者謂之渴利消渴者多用知母而兼行水渴利者多不用知母而兼溫通蓋小便少者多由胃熱

胃熱則下焦反無陽不能化水小便多者多由腎熱
腎熱則吸引水精直達於下藏攝其氣府瀉其質爲
至速矣兩者審證之權衡用藥之精理也

知母能益陰清熱止渴人所共知其能下水則以古
人用者甚罕後學多不明其故蓋水能爲患正以火
用不宜也火用不宜更用知母是以水濟水益增泛
濫矣不知病變之極難以常理論也夫人之所恃以
爲生者曰氣血所以播遷鼓舞使氣血互相生化者
曰陰陽陰陽之徵兆曰水火無火則水汪洋四射無
水則火爍石流金者其常也然不有火盛水反不流
者乎每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之際溝澮多盈及清風

戒寒水遂以涸夫人豈無因熱而渴因渴而引飲因
飲多水不化而腫者故千金外臺兩書用知母治水
氣各一方千金曰有人患水腫腹大其堅如石四肢
細少勞苦足脛卽腫少飲食便氣急此終身之疾服
利下藥不瘥者宜服此藥微除風溼利小便消水穀
歲久服之乃可得力瘥後可常服其所用藥則加知
母於五苓散中更增鬼箭羽丹瀋獨活秦艽海藻也
外臺曰古今錄驗澤漆湯療寒熱當風飲多暴腫身
如吹蜾浮數者其所用藥則澤蔦知母海藻茯苓丹
瀋秦艽防己豬苓大黃通草木香也其曰除風溼利
小便曰療寒熱當風飲多暴腫可見本經所著下水

之效見於除肢體浮腫而知母所治之肢體浮腫乃
邪氣肢體浮腫非泛常肢體浮腫比矣正以寒熱外
盛邪火內著渴而引飲火氣不能化水水遂泛濫四
射治以知母是泄其火使不作渴引飲水遂無繼蓄
者旋消由此言之仍是治渴非治水也

於此見凡腫在一處他處反消瘦者多是邪氣勾留
水火相阻之候不特千金方水腫腹大四肢細卽金
匱要略中桂枝芍藥知母湯治身體羸羸腳腫如脫
亦其一也金匱方邪氣水火交阻於下千金方邪氣
水火交阻於中阻於下者非發散不爲功阻於中者
非滲利何由泄此千金方所以用五苓散金匱方所

以用麻黃附子防風然其本則均爲水火交阻故其
用桂朮知母則同也桂朮治水之阻知母治火之阻
於此遂可見矣

或問寒熱者氣水火者質也氣有相阻兩不相下者
矣質則原相制剋兩者相值不火涸水卽水滅火未
有能相守不相賊者今日水火交阻得無於理有不
可通乎曰氣者質之帥也氣至質則隨之是故暴病
之所至者氣久病之所至則質且人身之氣本欲其
相制相制則兩相守而不相離故曰相火之下水氣
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今者一則腹脹堅大如石
而四肢細一則身體羸羸而腳腫蓋病有標本一處

有病則一身之氣赴而救之故本既病延及於標然
本者其力必厚既能爲患於一處復足以浮游四出
騷擾他處如茲二證者火之力尚優游水之力僅足
以相距且欲卻焉則但治其水不治其火病烏能已
不然古人治病最不肯誅伐無過既爲水病水病者
惟土勝火勝乃能愈又安可投助陰之知母耶二方
知母分數在金匱方居第二等則以頭眩短氣溫溫
欲吐皆火爲患也在千金方居第三等則少勞苦足
脛卽腫爲水稍能自立於此見長沙華原心心相印
有如此者

貝母味辛苦平微寒無毒主傷寒煩熱淋瀝邪氣疝瘕

喉痺乳難金瘡風癰療腹中結實心下滿洗洗惡風寒

目眩項直欬嗽上氣止煩熱渴出汗安五藏利骨髓一

名空草一名藥實一名苦花一名苦菜一名商草一名

勤母生晉地十月採根暴乾

厚朴白薇爲之使惡桃仁畏秦艽礬石莽草反烏頭

貝母二月生苗葉隨苗出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

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斜懸向下上有紅脈

有子在根下內心外瓣瓣形如聚貝黃白色四方連

累相著而有分解苗枯則根亦不佳

圖經

劉潛江云貝母八月採取其受金氣之專其味苦勝

辛微辛在苦後是苦合於氣之微寒以歸於辛皆二

陰至肺之處也况其色白象金乎第苦合微寒是在

地之陰也焉能遽至於在天之陽以治肺則當參其葉隨苗出之義而體其但有直透更無濡留矣但有直透能開熱之結更無濡留能達肺之鬱此言也與說詩者謂善療鬱結之疾合以諸氣憤鬱固屬於肺也但予有說焉陽性開發陰性凝聚陰聚之陽且散之今云在天之陽不得在地之陰乃結熱而成鬱則容或有不然者况本經所臚主治均屬陽爲陰鬱之候耶是皆誤於以貝母爲其根而遺卻其附根以生連累相著且有分解一層矣故以其葉隨苗出證其性之速而無濡留則可以爲能從地而直透於天則不可若謂苗自此透其性必升則附子亦附根而生

苗自此出且其味辛性溫氣復雄健絕倫遂可謂升
之至者乎若謂藥物入胃必藉升始能及上則性降
者入胃能不藉胃氣宣發遂可直從胃降乎試思傷
寒煩熱淋瀝邪氣疝瘕喉痹乳難金瘡風痺何一非
陰結而陽不舒散故皆當得陰鬱散而陽乃伸此夫
人能知者矣故予以片言決之曰貝母善橫解心胃
間鬱結之疾何者卽物言物則貝母固心微而瓣厚
心在中而瓣在旁此所謂橫解也貝母固附根而生
連累相著且有分解以其入肺故能治附肺而結之
氣此所以不曰肺而曰心胃間也夫鬱積也詩晨風
鬱彼北
林聚也漢書揚滯也左昭二十九年結束也釋名釋
雄傳注鬱淫不育注

縛也

文選西京賦置羅之所縶結注

謂收斂之也

曲禮上德車結旌注

無與有

形焉得爲積爲聚爲滯無與於陰何者爲束爲縛爲之收斂且心胃間陽之都會也陽縱盛無所謂鬱與結比之腸胃間陰雖盛祇能痛能洩不得爲鬱結理正同也故腸胃中善病陽鬱鬱則成燥鞭心胸中善病陰鬱鬱則聚涎唾是故貝母者治涎唾之藥也惟心胃間聚涎唾斯陰不下降而傷寒有煩熱淋瀝之候咽隘間聚涎唾斯有邪氣者陽難上達而有喉痹之候不化血歸衝而有乳難之候疝瘕者涎唾自心胃阻任脈之行也風瘕者涎唾聚心胃督脈不得陰以灌漑也惟金瘡則無與於涎唾然血出旣多陰匱

而無以續氣聚而不及化則反鬱結於心胃間爲涎
爲唾者有之矣主以貝母使之速化化則能變而赤
也或曰涎唾二字在金匱要略則曰多唾口燥在干
金方則曰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而說文玉篇廣韻
皆謂爲口液則金匱千金所指當在口中之液又烏
得聚心胃間縱使聚心胃間矣其與痰飲水氣何異
而金匱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篇痰飲篇咸不用貝母
何也曰口之液固生於口中卽貯於口中者歟抑亦
分夫輸脾歸肺之津而上以滋於口者也生於口而
卽貯口決無之理則其生也捨心胃間更在何處惟
其不隨氣以熏膚充身澤毛不爲液以注於骨使骨

節屈伸潤澤不爲津使腠理發洩汗出溱溱不變爲赤而入營中以周行經脈此所以爲陰鬱此所以爲陽不化耳痰飲水氣則與是異蓋皆劫水之未化者爲之其被火燥而稠者謂之痰其遇窪則停而稀者謂之飲其漫無拘束而隨處浸溢者謂之水氣與涎唾屬已爲肺化而不宣布者自迴不相侔如之何可以肺痿痰飲等篇之治概貝母之用耶未化之水宜化故其治法近外則散著裏卽溫稍下則利已化之水宜分恐因其滓濁而遂及其精微此貝母之開解鬱結正以使清者歸清濁者歸濁護清而不留濁去濁而不傷清試證以白散之治是護其清者不使巴

豆劫燥無餘也當歸貝母苦瀝凡之治是分其濁者
隨苦瀝而洩入於下也

黃芩味苦平大寒無毒主諸熱黃疸腸澼洩痢逐水下

血閉惡瘡疽蝕火瘍療痰熱胃中熱小腹絞痛消穀利

小腸女子血閉淋露下血小兒腹痛一名腐腸一名空

腸一名內虛一名黃文一名經芩一名妬婦其子主腸

澼膿血生稀歸川谷及冤句三月三日採根陰乾得厚朴黃

連止腹痛得五味子牡蒙牡蠣令人有子得黃芪白斂

赤小豆療鼠瘻山茱萸龍骨爲之使惡葱實畏丹沙牡

蘆

黃芩苗長尺餘莖幹麤如箸葉從地四面作叢生類

紫草葉細長青色兩兩相對六月開紫花根長四五

寸色青黃老則中空

經圖

徐洞溪曰金之正色白而非黃但白爲受色之地乃無色之色耳故凡物之屬金者往往借土之色以爲色卽五金亦以黃金爲貴子肖其母也草木至秋感金氣則黃落故諸花實中凡色黃耐久者皆得金氣爲多愚按人之臟腑中空者惟肺與腸胃黃芩中空色黃恰有合於金與土之德其生苗布葉開花成實皆當陽盛之時則其性屬陰其氣薄其味厚故又爲陰中之陰氣薄則發洩味厚則泄故不爲補劑而爲洩劑肺主氣洩肺者無非洩氣分之熱腸胃主通調水穀洩腸胃者無非洩水穀中溼熱血者因氣調而

行因氣滯而阻故凡氣以熱滯致血緣氣阻者得氣之調則行此黃芩之專司也

劉潛江曰黃芩主諸熱黃疸腸澼洩利逐水是本經固以治溼熱推之與張潔古所謂瀉肺火治脾溼者不殊矣乃羅天益謂肺主氣熱傷氣黃芩能瀉火益氣利肺則其說不同何歟曰黃芩專主上焦陽中之陰者也蓋惟下焦陰中有陽而氣生故陰恆由命門以升上焦陽中有陰而氣化故陽恆由膻中以降今者上焦陽實陰虛則氣無由化氣不化則熱阻生溼故本經所謂指陽實言也潔古所謂指陰虛氣不化言也齊其本末約其初終皆爲熱搏於氣與羅氏所

謂瀉火利肺者豈有異耶肺之熱除則陰下降入心
心氣既和斯惡瘡疽蝕火瘍悉消於是膻中之陰自
和胃以浹於脾脾得陰濟遂能復其健運而黃疸洩
利能已胃得陰和遂能復其通降而痰熱胃熱自除
且能消穀大腸者肺之合小腸者心之合上竅阻則
下竅亦阻上竅通則下竅悉通腸澀水氣能不解耶
如此則黃芩能清氣分之熱是已乃亦能治血分之
病何歟蓋黃芩所主血分諸病本由乎氣上焦陽中
之陰治肺得降陰於心血分之源濬矣源既濬則流
自清又何患血閉及淋露下血耶夫陽中之陰化氣
化乃行氣化行水道乃暢故本經逐水下卽繼之以

下血閉血與水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黃芩於肺熱屬氣虛者即不可妄投以氣虛即陽虛陽虛更用黃芩是虛虛也故黃芩治氣分之熱為專功大腸次之清心胃之熱者由肺而推及之未有肺熱心胃能清者也小腸膀胱又因心胃既治而推及之未有心胃留熱而血能和血不和而水道能清者也

仲景用黃芩有三耦焉氣分熱結者與柴胡為耦

小柴

胡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柴胡桂枝湯

血分熱結者與芍藥為耦

桂枝

柴胡湯黃芩湯大柴胡湯黃連阿膠湯鼈甲煎

八大黃廣蟲凡奔狍湯王不留行散當歸散

阻中者與黃連為耦

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葛根黃芩黃連湯乾薑

黃芩黃連

以柴胡能開氣分之結不能洩氣分之熱

芍藥能開血分之結不能清迫血之熱黃連能治溼生之熱不能治熱生之溼譬之解鬪但去其鬪者未平其致鬪之怒鬪終未已也故黃芩協柴胡能清氣分之熱協芍藥能洩迫血之熱協黃連能解熱生之溼也

小柴胡證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夫腹中痛未必非氣血之結而心下悸小便不利亦何以決知其非氣熱而生之水且本經明言黃芩能逐水別錄明言黃芩能除小腹痛絞痛利小腸而遽去之何耶殊不知治腹滿痛腹痛繞臍痛少腹疝痛有可用寒藥者惟腹中痛者必無

中熱之理仲景是以於厥陰篇特標其旨曰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其他如真武湯之腹痛小便不利小建中湯之腹中急痛附子粳米湯之腹中寒氣雷鳴切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之腹中痛及脅痛裏急抵當烏頭桂枝湯之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致痛雖殊治痛亦異用溫藥則同以是知腹痛下一中字則與凡痛有別用黃芩諸方必無此矣彼小腹絞痛者乃熱氣迫血血結少腹而痛與鼈甲煎凡大黃廩蟲凡王不留行散之用黃芩不殊也小便不利原不必忌黃芩小便不利而心下悸則不容更用黃芩何則仲景云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

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彼雖論血結此亦可借以喻氣結曰飲水多而心下悸則非熱阻所化之水矣熱阻所化之水可以黃芩逐飲水而停蓄者其可以黃芩逐之耶蓋水氣凌心爲悸必寒水乃然若熱化之水氣則脾家上升瀰濛之氣中焦變化取赤之汁終日周流於臆中而稟命於心君若均能致悸則無病人有不悸時耶李瀕湖言有人素多酒慾少腹絞痛不可忍小便如淋諸藥不效偶用黃芩木通甘草三味煎服遂止王海藏言有人因虛服附子藥多病小便閼服芩連藥而愈大抵黃芩之用凡氣分有餘挾熱攻衝他所者乃爲的對若他所自病不係

熱氣攻衝者則不可服服之必益虛其氣他所之病反足以攻衝於氣矣

或問黃芩湯治何等證其證腹痛與否若腹痛何以用黃芩若腹不痛何以用芍藥曰其證身熱不惡風亦不惡熱或下利或嘔腹則不痛蓋芍藥甘草大棗桂枝湯裏藥也以不惡風故不用薑桂黃芩甘草大棗小柴胡湯裏藥也以不往來寒熱故不用柴胡以其常熱故不用人蔞若不嘔則并不用半夏生薑至芍藥則竝不因腹痛而用以桂枝湯證原無腹痛也亦不心下痞硬以不去大棗也夫芍藥甘草湯治傷寒汗出誤服桂枝湯後足脛拘急已見其能破陽耶

於陰分矣加以黃芩不益可見陽分之熱甚盛攻於陰分爲利非陰中自有慙陽之結耶仲景於厥陰篇云傷寒脈遲與黃芩湯除其熱腹中則冷不能食可知黃芩湯證之脈必數黃芩所治之熱必自裏達外不治但在表分之熱矣黃芩治自裏達外之熱千金歷有明文芍藥湯治產後虛熱頭痛苦通身發熱者加黃芩慎火草散治崩中漏下赤白青黑腐臭不可近熱多者加知母黃芩道人深師增損腎瀝湯治風虛勞損挾毒腳弱疼痛下焦虛冷胃中有熱其熱多者加黃芩又可知陰虛氣盛熱自內出者黃芩亦能治之而不但治感觸所化韞中達外之熱矣李瀕湖

自緣感冒欬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發熱膚如火
燎每日吐痰盈碗暑月煩渴寢食幾廢脈浮洪偏服
柴胡麥蘗冬荆瀝諸藥月餘益劇皆以爲必死其尊
人以謂李東垣治肺熱如火燎煩躁引飲晝甚者宜
一味黃芩以瀉肺經氣分之火遂按方用黃芩一兩
煎服次日身熱盡退痰嗽皆愈於此益可知黃芩所
治必肺經氣分之熱肺經氣分之熱必晝甚於夜也
黃芩本經主黃疸腸澼利金匱要略及傷寒論發
黃證皆不用洩利證兩書除諸瀉心湯外亦絕不用
今以千金方參合而考之亦頗有意義可尋也千金
治黃方凡有黃芩者多云一身面目悉黃金匱要略

中所載有身體盡黃者有額上黑者有面青目黑者
可知疸證非一身面目悉黃者不可用矣千金治熱
利冷利瘕溼利小兒利用黃芩方多有壯熱一語可
知洩利無熱者不可用矣大抵氣主充周無處不到
凡病有彼此不相侔者必非氣分之病黃芩主氣分
之熱於此不可以相證乎

千金治小兒核腫壯熱有實方及治小兒熱毒入膀胱
中忽患小便不通欲小便則澀痛不出出少如血
須臾復出地膚子湯治小兒落牀墮地如有瘀血腹
中陰陰寒熱不肯乳哺但啼哭叫喚蒲黃湯皆有黃
芩攷茲數證均爲氣熱攻血亦徹其病本之治別錄

所謂黃芩治小兒腹痛者於此可明其旨矣卽其治小腹絞痛亦當與此不異蓋傷寒金匱兩書僅有腹痛去黃芩之文大率黃芩所治之小腹絞痛必煩熱必口渴必小便有異於常捨此則非所宜矣

紫苑味苦辛溫無毒主欬逆上氣胃中寒熱結氣去蠱

毒痿癰安五臟療欬唾膿血止喘悸五勞體虛補不足

小兒驚癇一名紫蒨一名青苑生房陵山谷及眞定邯

鄲二月三月採根陰乾

欬冬爲之使惡天雄瞿麥雷凡遠志又畏茵陳蒿

紫苑三月內布地生苗其葉二四相連紫色本有白

毛五六月開黃白紫花結黑子根甚柔細

參隱居圖經

盧芷園曰苑卽古鬱字故治鬱結其色不一取色紫

味苦者以治胃中寒熱結氣夫胃中者肺之部分也肺中有火內鬱而爲欬喘肺熱葉焦外發而爲痿癰所以致五臟不安用其色以行肺之用用其氣以散肺之結用其味以順火之性而助肺之降以諸氣憤鬱皆屬肺也倘無結氣而用之未免亡走肺之津液矣

劉潛江云經曰宗氣積於胃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是非金火合德氣乃行乎夫肺爲氣主胃中固肺所治也然必貫心脈以行呼吸者緣心爲脈主脈乃血舍由離中有坎故火出於水而氣生水至於火而血化是元氣呼吸之本實下根於腎上主於

心非肺氣所能獨治也設使水不至於火而氣不能化血於是火遂不爲金用而肺虛肺虛則欬逆上氣作矣更火不合於金而刑於金輕則喘欬重則欬唾膿血且有虛而成勞者矣紫苑色紫質柔爲水與火合紫者赤黑相兼也凡物煮之則柔是爲水火合德其味苦勝辛劣爲火爲金用水旣與火合火旣爲金用甯有胃中寒熱結氣不散欬逆上氣不除者耶抑痿歷屬何因亦以紫苑療之也痿論曰肺者藏之長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發爲痿歷夫有所亡失則思所求不得則慮舉是二端以類推其煩心耗血皆能致肺之陰氣消而葉焦舉矣舉痛論曰悲

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
故氣消矣是不可證肺之熱而葉舉者皆由於心歟
然則肺所以主氣而行營衛治陰陽者豈徒恃有八
葉葉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以行諸臟之氣哉蓋
亦以心主其下有心包絡之生血不致因熱鬱蒸令
陽中之陰上與清虛之肺合故能行營衛治陰陽耳
知此則紫苑之所以安五臟療痿躄者固的係火爲
金用矣雖然紫苑所主治尚當推尋其故使輔之者
各得其當乃收全功如在上熱壅以致包絡陰傷則
宜清熱在下陰傷相火并於包絡則宜益陰若肺之
陰氣不足陽氣益微則宜補益不得以切於治而徒

手使之則善矣

欵冬花味辛甘溫無毒主欵逆上氣善喘喉痹諸驚癇

寒熱邪氣消渴喘息呼吸一名橐吾一名顙凍一名虎

鬚一名菟葵一名氏冬生常山山谷及上黨水傍十一

月採花陰乾

杏仁爲之使得紫苑良惡阜莢硝石元漢畏貝母辛夷麻黃黃芪黃芩黃連青箱

欵冬花根紫色葉似葍薺叢生十二月於根畔開花

黃青紫萼去土一二寸初出如菊花萼通直而無子

圖經

劉潛江云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故在天則陽爲主而生陰在地則陰爲主而生陽然天之陽不得陰和則

爲亢陽不能化陰以降地之陰不得陽和則爲窮陰不能化陽以升人氣應之故腎爲陰中之陽能上際乎天肺爲陽中之陰能下極於地然肺必得腎氣至而降腎必得肺氣至而升腎不升則水氣腫滿之患作肺不降則欬逆上氣喘息喉痹之病生是故欬逆上氣喘息喉痹者陰中之陽不上朝以致陽中之陰不下降也欬東花氣得天之溫味具辛甘發散本爲至陽之物特當隆冬天地閉塞之候以堅冰爲膏壤吸霜雪以自濡且其花不麗於莖端不緣於葉際偏附近於赤黑相兼之根則不謂其能在陽吸陰以歸於下而從陰生陽不可驚癇者陽不依陰也寒熱邪

氣者陰陽不和而相爭也治諸驚癇寒熱邪氣言凡陰陽不和陽不依陰陰不附陽之證得此在陽吸陰從陰生陽之物則陰陽自相依附而和也

紫苑欬冬花仲景書他處不用獨於肺痿上氣欬嗽篇射干麻黃湯中用之射干麻黃湯卽小青龍湯去桂枝芍藥甘草加射干紫苑欬冬花大棗也小青龍湯蓋卽麻黃湯桂枝湯合方去杏仁大棗生薑加細辛五味乾薑外以發表內以下氣消飲者今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則爲風寒混於氣水飲混於痰痰礙其氣氣觸其痰上焦心肺之間勢將鬱而生火故生薑易乾薑以燠飲爲散飲紫苑易桂枝以通營爲化

營欵冬易芍藥以破陰爲吸陰大棗易甘草以緩中爲補中加射干協五味以下氣仍是小青龍局法已化峻爲和寓補於散矣紫苑欵冬雖不得爲是方主劑然局法之轉移實以紫苑欵冬變故千金外臺凡治欵逆久嗽竝用紫苑欵冬者十方而九則於此方亦不可不爲要藥矣然二物者一則開結使中焦之陰化血一則吸陰下歸究之功力略同而其異在千金外臺亦約略可見蓋凡唾膿血失音者及風寒水氣盛者多不甚用欵冬但用紫苑欵冬則每同溫劑補劑用者爲多是不可得其大旨哉

敗醬味苦鹹平微寒無毒主暴熱火瘡赤氣疥癰疽痔

馬鞍熱氣除癰腫浮腫結熱風痺不足產後產痛一名

鹿腸一名鹿首一名馬草一名澤敗生江夏川谷八月

採根暴乾

敗醬春初生苗深冬始彫初時葉布地似菰菜而狹
長有鋸齒綠色面深背淺夏秋莖高二三尺而柔弱
數寸一節節間生葉四散如繖顛頂開白花成簇結
小實其根白紫頗似紫胡

綱目

醬之爲物以穀蒸盪而成已與生氣絕遠然晝被日
迫夜吸露華與天地之生氣相吐納則又別著生趣
迨其陳且敗則雖未至臭穢特於生意遂無絲髮可
繫矣是物之根作陳敗醬色卽其氣亦復似之偏生

於早春至深冬始彫是無論生長收藏溫涼寒熱俱不能閔其欣欣向榮之性所謂極無生氣之中偏具無限生機者也人身血液津唾被寒熱逼燠至成一切癰疽疥痔日漸敗壞此物偏能引致生氣俾寓於其中以漸化死爲生亦可爲元之又元矣

余敏求曰醬緣日逼而成夏月成之尤速俗傳暑候酷日暴之之水有毒取作浴湯必生瘡癰則醬豈能無毒是物能敗醬中之毒故以爲名本經取治火瘡赤氣疥瘙疽痔之因暴熱而成者其義正與此合暴係日暴之暴不作疾速解也微人以是物作齋云食之不生瘡癰

紫葳味苦辛寒微寒無毒主心腹積聚寒熱邪氣通九

竅利大小便療腸胃大熱唾血衄血腸中聚血癰腫諸

瘡止渴益精一名牡蒙一名衆戎一名童腸一名馬行

生河西及冤句山谷三月採根火炙使紫色

畏辛夷

紫葳苗長一二尺莖青而細葉似槐五月開花色白

似葱花亦有紅紫似水葳者根淡紫黑色如地黃狀

肉紅白色

圖經

古人於本經不置解釋經旨自明近人於本經多爲

疏箋經旨反晦蓋古人於經熟讀細繹其意自然貫

串聯絡而精粹處遂躍然心目間近人則先有一種

意見牢固於中如所謂苦能降復能通寒能勝熱復

能滑洩者是以經文飾我意見非以我學識破析經義迎而悉之也如紫葢本經主治卽以前數語敷衍之誰曰不可然心腹積聚寒熱邪氣柴胡亦能主之九竅菖蒲亦能通之大小便大黃亦能利之究亦何必紫葢此經旨所以晦也若謂心腹積聚寒熱邪氣以利大小便而可解則近之矣然以通九竅一語橫梗於中又屬何故豈在上之七竅亦可爲心腹積聚寒熱邪氣出路耶是其旨仍晦而無可與於深思力索心知其故矣予蓋因別錄而有悟焉夫紫葢味苦氣寒必心腹積聚寒熱邪氣旣已化爲大熱者方得用之以其能使從九竅洩也夫腸胃大熱其勢欲上

行者必過於通欲下行者必過於塞故在上之病爲唾血爲衄血皆可證其過於通在下之病爲腸中聚血爲癰腫諸瘡皆可證其過於塞過於通者化其氣而病自除過於塞者必去其質而後已此所以云利大小便不云利涕唾泗洩也夫邪非本輕決不上行邪非重濁必不下壅各因其性而通利之所謂適事爲故耳紫淺根包紫黑外深內淺固已可見其入血而花或白如葱或赤如蓼可見其遇血在上能化其氣以止之遇血在下能逐其質以通之矣卽如仲景用紫參兩方一則欬而脈沈是病在上而徵見於下一則下利肺通是病在下而急反於上豈非用其旣

清化在上之標卽藉其通在下之本耶知此則凡病在應而上下雙當其患者爲紫葢之的主可一言決矣

石韋味苦甘平無毒主勞熱邪氣五癰閉不通利小便

水道止煩下氣通膀胱滿補五勞安五臟去惡風益精

氣一名石韠一名石皮用之去黃毛毛射人肺令人欬

不可療生華陰山谷石上不聞水及人聲者良二月採

葉陰乾

滑石蠲石作杏仁爲之使得其蒲良

石韋生陰崖險罅處其葉如桺長者近尺闊寸餘柔

韌如皮背有黃毛而多斑點凌冬不彫

參圖經綱目

盧子繇曰石者山骨韋爲之皮秉水之用火之體從

堅凝閉密中暢達敷布故主勞熱邪氣致五癰者蓋假石性之慄悍宣通水道捷於影響

石性至剛縱使火煅金鑽能通其質不能通其氣雖然端溪之硯蓄水不冰此水之溫氣漬於石也丹硫之穴其水可浴此石之溫氣貫於水也故夫至柔方能馳騁至剛老氏之言不吾欺矣夫此猶爲石溫水溫久積漸使然者言耳若石旣稟陰剛之性所處又陰崖險罅水聲人跡不經之所宜乎爲陰之尤矣乃偏生極柔極韌之石韋何哉且其味苦屬陰氣平復屬陰若論陰陽交和而後生氣得鍾豈有此物生於此處之理殊不知苦原火化平本秋容化於火而能

柔是以得鍾生氣於至剛之處出於夷而自險是以能存危慄於巉仄之區意之所洽卽理之所在理之所在卽功效之所自矣熱而曰勞且附以邪氣則其內倚巉巖之骨可知癰閉不通兼五則因勞熱而氣化遂失其樞致水氣頑礦如石可見此時若以寒劑洩其熱則水勢愈湧熱仍不除若以熱劑通其閉則適助其熱氣化仍不能轉故必以稟陰氣而萌芽於堅頑巉削之石中者使附骨之陰氣發生而勞熱消勞熱消而氣化遂得轉一舉而無微不入無患不除焉古聖人之因物揣情因情度勢因勢除弊又豈後人廣絡原埜顧此失彼之智可同日語耶

或問五癰唐已前人無疏及此者後世多以五淋月之特五淋皆小便不通之候古人文尚簡本經既曰五癰閉不通矣復曰利小便水道得無有複而其間有賸義歟曰稽之素問宣明五氣篇膀胱不利爲癰五常政大論其病癰閼王注癰爲小便不通則以五癰爲五淋蓋亦未爲非是若更證之以奇病論之有癰者一日數十溲甲乙經之氣癰虛則遺溺似有漏義焉蓋熱冷氣沙勞五淋者皆小便之不通而別其源徵其象有此五種也若靈樞五癰津液別篇之溺也氣也汗也泣也唾也則所該者廣五淋僅溺之一端矣訓詁之書說文最爲近古其於癰下不詁爲小

便不利而詰爲罷病亦可見癰之爲病非暴病非實病矣故夫癰之虛者溺多汁多泣多唾多氣出而不反也實者溺秘汗秘目乾舌燥氣結而不解也凡診病之道虛中當求其實實中當求其虛癰本罷病罷病之中又有虛實如此者焉於此見本經石韋主治勞熱爲虛耶氣爲實耶氣著於勞熱是虛中有實癰爲虛閉不通爲實五癰閉不通亦是虛中有實石韋之爲物惟其稟質柔輒是以能治虛熱惟其發生於剛悍是以能通閉結惟其性平是以能下行利小便水道之功爲尤擅於此又可見凡氣虛熱結目乾口燥無汗便閉者石韋均能治之而於通小便爲最善

以是較之訓五癰爲五淋者其義豈不廣且博耶卽推之千金治血淋之石韋散治虛勞渴無不效之骨填煎及治五勞七傷八風十二痺方可以思矣

白薇味苦鹹平大寒無毒主暴中風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氣寒熱酸疼溫瘧洗洗發作有時療傷中

淋露下水氣利陰氣益精一名白幕一名薇草一名春

草一名骨美久服利人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採根陰

乾

惡黃芪大黃大戟乾薑乾漆山茱萸大棗

白薇莖葉俱青頗類桺葉六七月開紅花八月結實

根黃白色類牛膝而小八月采

圖經

中風而至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狂惑決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乃曰暴豈暴中風者固能如是乎許學士曰凡人平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默默不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啞不能言或微知人惡聞人聲但如眩冒移時方寤此由身汗過多乃至血少氣并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狀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宜白薇湯此正與本經主治同少有參差者惟本事方不言身熱肢滿可見一有邪一無邪耳夫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血暴虛而氣代之充液暴衰而陽襲以入原理之常無足深怪第當其時而偶中風邪則更引動一身之氣傾

國之陽以敵邪名曰禦外侮實則內已竭然究以其
得病之暴受邪必微設使徒緣外狀不辨夙因而施
之以或散或清是不異於操刃殺之矣於斯時也解
外更無庸急安內斷不可緩故須藉白薇之遇春輒
發者一若使之專力解外而不知正賴其味苦且鹹
一徑直下純乎降而絕無升者以返其陽氣於浮越
失據矣試參爾雅名之曰蒺曰春草謂其絕無與於
取透發之微成弭亂之大不可也更參其根似牛膝
柔輒易曲謂其於導陽下返尚係強制也可乎耶氣
寒熱痠疼汗出後受溼也溫瘧洗洗發作有時汗出
熱乃盛也故仲景於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者竹皮

大凡中用此而有熱者更倍之

艾葉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可作煎止下利吐血下部蠱瘡婦人漏血利陰氣生肌肉辟風寒使人有子一名冰臺一名醫草生田野三月三日採暴乾作煎勿令見風

艾二月宿根生苗成叢其莖直生白色高四五尺葉四布狀如蒿分爲五尖極上復有小尖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葉間出穗如車前細花結實累累盈枝中有細子霜後始枯五月五日連莖刈取暴乾

收葉

綱目

張茂先曰積艾三年後燒之津液下流成鉛錫夫是

之謂藉陽通陰又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艾承其影則有火夫是之謂隔陰化陽藉陽通陰以艾灸病之法也隔陰化陽以艾入湯之例也異法方宜論曰藏寒生滿病者其治宜灸熯病生於內者其治宜毒藥仲景於陰壅陽微者每用灸法而湯中入艾必挾寒劑在傷寒論金匱要略可循其緒而推之也曰脈浮熱盛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必咽燥唾血曰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此可見灸之爲法能治陽虛陰蔽而追虛逐實行血脈中者也曰吐血不止曰婦人有漏下有半產後下血不絕有妊娠下血假令

妊娠腹中痛爲胞阻柏葉湯有乾薑馬通之溫柏葉之寒膠艾湯有阿膠地芍之寒芎歸之溫此可見皆以艾隔陰而化其陽矣雖然灸法猶易明也隔陰而化陽奈何蓋陰蔽而格陽陽浮而不入陰斯時也以陽藥通陰則助浮陽之焰以陰藥攝陽則增陰滯之疑許非以此交而通之承而化之無十全法矣譬如別錄所列主治吐血婦人漏血其義旣已可識而下利下部蠶瘡不謂之溼在中而陽不得下不可也是參之然乎否耶